

写作课来了,典雅写作“阙”了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表达上很成问题。

而这也正是于亨的一重担忧——偏向工具性的写作课无法满足大学生本应具有的高水平母语写作的要求。

典雅写作重塑一个人的气质、能力

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典雅的母语写作,实际上,在人文教育、写作教育和母语的写作和叙事能力上,有着优秀训练的人是不一样的。埃默·托尔斯的小说《莫斯科绅士》描写了十月革命之后,罗斯托夫伯爵被软禁在饭店里后半生的故事。一部畅销书,语言之典雅、结构之精美、叙事空间之大,令人心悦诚服。这位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经纪人,只是业余从事创作。他的写作得益于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所受的母语文学和语言的训练。

于亨指出,这是西方高等教育给予学生的能力——写作、思考、表达和胜任任何领域工作的能力,语言训练显然不是语言本身的那些事情,写作也并非止于把话说明白说清楚的功能性技巧和思维套路。“我们应该逐渐发展这样的母语教育,就是在程式性、规范化的功能性书写之外,更加注重从外语文和写作传统之中汲取养料,学习语言感知和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拓展,令大学生理解意涵丰富而修辞典雅的写作对于展示精神活动的素养及其活力的意义。”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汉语写作,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例如讲究语言的声律感、对应性,遣词造句和高度书面化的典雅词汇,诉诸和加强汉语语言形式的美感,汉字书写和语言表达的和谐性,在最小的语言形式中寻求表达效果的最大化等。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写作课程,尤其是大学教育环境下的写作课程应该探

“我们应该在程式性、规范化的功能性书写之外,更加注重从外语文和写作传统之中汲取养料,学习语言感知和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拓展,令大学生理解意涵丰富而修辞典雅的写作对于展示精神活动的素养及其活力的意义。”

索和容纳的内容。

正在进行写作课改革的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彭庭松表示赞同。“一个人的情怀是推动写作的最终动力,而培养批判性思维不能孤立存在,需要具备相当的人文素养,以及和它相关的形象思维和想象能力。为此,浙江农林大学在表达上除强调准确外,还特别关注优雅。我们既要防止的是,重视了此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

写作或许是一个突破口。重塑思维是第一位,因为“思维羸弱导致写作不佳,写作能力的缺失又导致了思维混乱”。典雅写作是更高的要求。“不能认为学院写作不需要高度典雅的语言和创意,正是语言让人变得文质彬彬。”于亨说。

师资能力面临最大拷问

阙,古语中同“缺”,这也象征了典雅写作的现状。

多年来,于亨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多了一项“兼职”——书写学院内官方邀请函、唁电、贺词。他希望有一天“写作课让学生回归优美的汉语写作,而不仅仅是‘有用的’和‘管用的’汉语写作”,但是现实并不乐观。

一个无可奈何的缺陷是,“现代写作课程往往并不是面向中文的写作,只是用中文来写作而已,汉语只不过是一种符号形式。现代中国大学中的学院写作枯燥羸弱,其实是朝向规范和套路,而不是面向阅读的。此外,由于所容纳和展示的内容不同,汉语学术写作和西方学术写作有时候是有所差异的。”于亨说。

历史上加剧这一割裂的是白话文运动,文言湮灭、白话兴起。而港台地区由于未受波折,加之长期以来宗教、国学氛围的滋养,最终保留了古

典的语言表达方式。

况且,如今高校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已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理工科学生自学文史哲的氛围。

要在内地“中断”了氛围的大学里开展典雅写作,最大的难处还在于师资难以胜任。事实上,我国高校并没有哪一个科目鼓励学生优美地写作,更遑论有专门的教师指导。

他认为,“教写作要具备两种能力:不仅用语言清晰精准地进行表达,而且深切了解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和文人作品。大学写作教师还要更进一步,他必须是真正的学者,有高度的学术和学科专业水准。”

而在彭庭松看来,写作教师要具备文理汇通的能力,这种复合型师资在很多高校都是稀缺的。“不只是局限在中文相关学科,希望在理工科也能发现善于写作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平则表示,编辑、文学评论家、作者本人可以担当写作教师,从编辑视角可以察觉作者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因校制宜是开设典雅写作的原则

记者了解到,西方高校的写作教师不在任何院系,单独设岗,人数不一定多,但承担着全校任务,就像我国的大学语文教师一样。

反观国内,于亨感叹,开设理想状态下的典雅写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他指出,目前,写作学科没有学科建制,意味着在校内没有位置可安放,写作教师多以兼职状态存在。中文写作本可以是学科性研究,但是写作教师以往的本行很可能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最后写作就可能变成了文学作品赏析之类的课程。这显然与写作课程设置的目标大相径庭。

方平认为,因校制宜是开设典雅写作的原则,单科性大学、职业院校开设类似课程比综合性大学更重要,因为对于后者而言,感兴趣的学生可能已经自觉到文学院、哲学院听课。

他建议,高校可以开一门公选课叫典雅写作,让有需求、有潜质的学生来选修,但是不要把它变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因为硬性规定往往会课程丧失吸引力。

在他看来,把所有的诉求压在一门课上,反而适得其反。并不是都要开成一门课程,也可以以学习小组、社团等形式发挥作用。

正如鲁迅所说,焦大欣赏不了林妹妹。典雅之于有闲阶级才是典雅,之于食不果腹者就是“掉书袋”。“怎么取舍还应该开放性对待。”程方平说。

望着窗外美丽如许的校园,彭庭松希望学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养成具有人文情怀、科学思维的习惯。

未来,他或将开设一门类似大学语文的课程,偏传统、人文;开设一门写作课,偏西方、工具。二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不遗漏传统人文精神。“重点关注文学、艺术性写作,传统的诗词、书信以及日常生活写作,还有就是新媒体的交流沟通,比如在新媒体中如何通过情感渗透来表达思想等”。

中国大学评论

大学的封闭与开放

■ 尤小立

最近,先是南京大学在老校区设置门禁系统引起争议,随后又有位于福建福州的闽江学院禁止外卖入校,引来媒体和网友的热议不说,还引起外卖商家的普遍不满。

其实,南京大学和闽江学院都有点冤枉,因为它们并不是国内高校设置门禁或禁止外卖入内的先行者。南大或是近些日子新闻比较多,门禁被顺带着成为新闻素材,而闽江学院禁止外卖入校成为新闻,很可能是商家上网争取声援的结果。然而,不是新闻的新闻并非不能成为新闻,此类新闻也并非不能引起人们的反思。

从理论上说,大学的封闭或开放不是一个问题。正像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一样,大学的开放是必然趋势,这在业界早已达成了共识。但现实中,大学校园是应该封闭,还是应该全面向社会开放,一直是国内大学管理的难题。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校园总体是向着开放迈进的,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新建的一些大学城最初的设计理念中,不设围墙,彼此互补,交流成了一种新潮。

但国内大学都是有各自行政归属的,开放性的资源交流、学科互补既需要政策的协调,也需要付出和得到的对等。拿最常见的图书资源来说,一所大学的图书馆藏书200万册,另一所大学的分校只有10万册,彼此的需求严重不平衡,在开放交流的条件下,后者就可能得益,而前者很可能只有付出。如果没有政策倾斜和补助,前者对后者进行限制、后者抱怨前者封闭的情况迟早会发生。

除了行政归属之外,近年来,大学校园旅游热也在影响着大学的开放。北大、清华就不用说了,就是一些有些历史传统和特色的校园都被旅游公司盯上。有的旅游公司还借助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以“发展旅游事业”为名,让大学变成了景区。设想一下,教师在教室内讲课,窗外是手持彩旗的导游和好奇心十足的游客,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不是此时,教师也应该换上晚清民初的装束,认真配合“全民旅游”的开展?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每年暑期北大、清华面对全国各地虔诚的“游学旅行团”应接不暇的窘境,以及每逢春天“樱花季”武汉大学面对公众赏花热潮的无奈。

现在的情形是,大学要做到形式上的封闭是不难的,并且在很容易习惯成自然地进行下去,而在面对问题时仍持开放态度,并辅之以开放举措,却需要道德的勇气。

就大学管理来说,设置门禁、禁止外卖是显性、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封闭,有的封闭则是隐性、不易察觉或被遮掩的。比如对于学生的管理,往往就是打着“对学生负责”或者说“责任感”的名义进行的。前不久传出的深圳大学给部分专业学生家长寄成绩单一事所显示的大学对于学生管理的倾向很有代表性。这种全方位、事无巨细的包揽方式正在成为大学学生管理的主流。

而实际上,任何的大包大揽其本质都是封闭性的,即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被包揽者可以自我管理。犹记得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1939年前后写过一篇文章,对彼时大学及其现状颇有痛心疾首。他发现大学生变得公私不分,既不会使用权利,也没有尽义务的观念,原因是学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自治。潘光旦先生谈到的是大学学生管理的一个维度,就是一切都由学校或学校任命的学生组织包揽,其效果或许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并不好。

还有一个维度也需要注意,就是现在国内大学有没有这个包揽式管理的能力?如今国内重点大学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已达7万多人,学生人数动辄万人的高校已属寻常。如果要保证包揽式管理切实有效,管理人员的规模持续增大、管理成本不断增加是肯定的,管理者需要具有多高的管理水平、多强烈的责任感才能胜任也是个问题。

关键是这样的管理是形式上的,且只注意当下而不考虑未来。它很容易让学生产生依赖性,处处等待他人為自己服务,却不知回报和自身承担的责任。既然类似的管理方式失去了教育功能或于教育无益,也就没有维持的必要。

几组门禁的设置,或者一纸禁令的发布都是极简单、极容易的,但这类小事往往反映出的是管理者的观念。看来,讲了四十多年观念更新,真要跟上时代的节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场

共赴一场教育盛宴 ——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11月的珠海,没有北方的凛冽寒风和满地枯叶,鲜花绿树掩映间,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人潮不断,由教育部、广东省政府、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协共同指导,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以下简称“教博会”)在此举行。

本届教博会以“共建共享教育创新成果,汇聚中国教育创新智慧,服务中国教育创新实践,发出中国教育创新声音,提供中国教育创新方案,影响世界教育创新趋势”为宗旨,以“落实立德树人、指向核心素养、强化互联网+,深化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设置五大展馆与热点展区,吸引近2万人注册参加。来自国内外从事或关心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碰撞思想的火花,感受教育的变革。

展教育创新成果

跟随人流,最先进入的就是位于会展中心一层5个相连的展馆。其中展出来自中国国内和全球近27个国家的1401项创新成果。

“哇,真的着火了。”在智能制造技术展区的一个展位前,参观者们发出了感叹。展位讲解员正在用其所任单位研发的课程教具,进行钻木取火的展示。讲解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一教具是其配套课程《荒岛求生》中的道具,作为实验课程受到学校物理或科学教师的欢迎,它可以让学生们在课程中亲身体会如何在野外钻木取火,掌握一定的野外求生能力。

在该区域的展览中,诸如此类让学生动手制作的创新教育成果还有很多。从3D打印到机器人制作,从创客实验室到自然教育空间,无一不

体现着新时代教育方式的巨大变革。

“这次展览中专门开设了制造技术与教育创新展区。当讲到教育技术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想到信息技术、网络,但是自从创客运动出现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概念——智造技术。”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菲在此次教博会的“智造技术与教育创新”分论坛上说。

他表示,智造技术不仅影响到大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同时也影响着教育,让其从创客运动逐步发展成如今的创客教育。

在展区中,一位教师向记者展示了其学生在创客课程中用乐高和电路板制作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整体设计、制作均由学生独立完成,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在制作过程中都得到了锻炼,并最终呈现的成果有时让我们教师都感到惊讶”。

承教育责任与担当

不同于智能制造技术展区的喧闹,隔壁的高校内,国内几十所高校在静静展示其教育教学上的积累与沉淀,体现大学的责任与担当。

走近西南大学展位时,一名高高瘦瘦的男生迎了上来。“这些项目都是西南大学团队在基础教育教学方面的探索与研究,欢迎了解一下。”这位名叫罗士琰的西南大学教育测评之家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介绍道。

《义务教育第三方评估》《西藏教学改革支持活动》《苏丹小学数学教学大纲暨教材编写项目》……这些对于罗士琰来说都太过熟悉,很多项目中都有他参与调研的身影。

“参与到项目中后,我才明白了做研究的艰辛。比如《西藏教学改革支持活动》这一项目,忍受着缺氧和高原反应,团队成员一年内7次前往

西藏进行调研;《苏丹小学数学教学大纲暨教材编写项目》中,所有教材的编写、翻译工作都由团队组织完成,着实花费了很多精力。”罗士琰说。

但在在他看来,研究固然艰辛,可最终取得的成果和得到的认可足以抚平一切,“看着团队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几十人,看着我们的项目真正帮助到了我国西藏的学校和苏丹的小学,我感到十分开心。希望团队能够将责任与担当传承下去,做得越来越好”。

在高校区内,除了展示活动,第四届教博会大学生(研究生)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也在进行,共有55个项目进入教博会比赛现场,与其他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

建学生交流成长平台

“也许我的少年梦没有容阔那么伟大,但通过这次对容阔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只要有明确的人生定位,就会有实现的希望。”舞台上,一名学生在展示结束后,面对台下评委的问题,回答得从容不迫。

在高校区旁边展厅的一隅,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视听盛宴正在呈现,这是本届教博会特设的题为“Hi China! 中华文化日”的5C核心素养展示评选活动。

作为本届教博会唯一受邀学生项目,该活动共邀请到全国28所学校、51支队伍、300多名初高中生参与其中,用戏剧、纪录片、展板等多元创新形式共同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核心素养5C模型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联合美国21世纪学习联盟(P21)



教博会展会现场,讲解员在演示钻木取火教具。

等机构,在2017年年底首次提出的。该模型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发展学生的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Cultural Competency)、辩证思维(Critical Thinking)、创新素养(Creativity)、沟通与合作素养(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而其中,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应处于5C模型的核心位置。重视学生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的培养,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教育都具有指导意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进一步阐释道。

同时,他还表示,无论是“Hi China! 中华文化日”活动,还是第四届教博会大学生(研究生)教育创新创业大赛,这些板块的诞生,是为了让教博会能够逐渐成为学生学习成长的新平台。除了上述项目,本届教博会还有500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志愿者。三天半志愿服务时间可折算学分,过程中学生会有学习汇报。

“我是自愿报名成为教博会志愿者的。这样的大型会议能够让我学到很多,同时锻炼组织协调工作的能力,不断成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应用心理学大二生左文馨笑道。

“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的师生参与其中,让教博会这个平台成为未来师生和教师的成长课堂。”刘坚说。